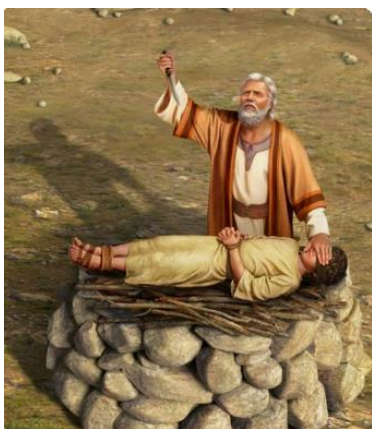


§ 魔法師

人生總是不經意地走到拐點。



希波克拉底邊走邊想著往事。

醫學世家，祖父、父親都是醫生，母親是助產婆。

雖然個子小但是志氣大，青年時就漫遊希臘，黑海沿岸，還到過北非。

一邊行醫，一邊學習，但是影響他一生最大的顯然是在雅典。

西元前 430 年，剛到雅典後不久。

有一次他在市場上看到一個突然神志喪失的人，全身抽動，面色青紫，嘴裡還不斷吐出泡沫。

正巧有位僧侶經過，看了看病人，板起面孔說：

「啊~這人得了神病，要請神來寬恕他。快把他抬到神廟裡去！」

希波克拉底站了出來，告訴眾人，這人患的是癲癇症！

把他抬到神廟去，只會耽誤病情。

僧侶怒目看了希波克拉底一下，頭也不回地跟著眾人走向神廟。

就在希波克拉底痛心疾首的時候，一個老人拉了拉他說道：

「青年人 請跟我過來一下。」

到了一家酒舖，老人請希波克拉底坐下，說道：

「你到雅典的心意我們感受到了，因此要傳授你破解瘟疫的魔法。」

「...。」

「你自然是不會相信，因此要先教你破解癲癩之法。」

「請說。」希波克拉底遲疑了一陣子，滿腹狐疑。

「癲癩是精神疾病也是邪靈入侵，我教你咒語與法術。等你救了剛才那位年輕人，相信了，再來找我。」

希波克拉底用法術救了那位青年後，就到酒舖找到老者。

「我學得不好，只能讓病人病情稍解，算是暫時穩定下來。」

當他再問瘟疫的破解法是什麼時。

老人笑一笑，在希波克拉底的手心寫一個「火」字。

「我們會在再相見的。」老者丟下一句話，留下一本小冊子，走了。

奇怪的是只記得老人手上戴了一顆戒指，上面刻劃著一個正五邊形，貌卻始終想不起來。

想著…想著，希波克拉底不覺微微笑了一下。

人生啊，總是不經意地走到拐點。

莫妮卡沒追成，得到裴夏算是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

只是沒有孩子稍感遺憾，這該死的希皮竟然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兒。

經過長時間的修煉，所謂 10 年磨一劍，現在總算是火系魔法師了，還得趕快晨練去。

黎明尚未完全破曉，雅典仍沉浸在夜的最後一縷沉靜之中。

唯有利卡維特斯山丘的高處，最先擁抱了曙光。金紅色的微光自東方地平線緩緩爬上來，照亮了山丘頂端稀疏的松樹與裸露的灰白岩壁。

希波克拉底站在山丘的南坡岩台上，面向剛甦醒的雅典全景。



他披著一襲粗麻披風，已褪去夜寒，脫下來折好放在一旁。

晨風清新，夾帶泥土與野草的香氣，偶有野鳥在枝頭跳躍啼鳴。

他赤足踩在冰涼岩石上，雙目微閉，呼吸緩慢深長。

身體隨著氣息展開，一式一式緩緩貫通，整座山丘仿若也隨他的步伐呼吸，露水在草葉上微顫，遠方的橄欖樹投下悠長倒影。

在他下方，整座雅典城漸漸甦醒。

衛城的帕德嫩神廟在朝陽中染上光暈，淡淡鐘聲自神廟中傳出，預告今日的祭儀。

遠遠可見廣場上已有苦力與市民走動，晨炊初起，炊煙混合著香草的氣味從小屋間升起。

但此刻，希波克拉底心如止水。他不只是在鍛鍊體魄，更是在清理一夜夢境的殘響。昨日夢中，他彷彿見到一環如幕裂開，露出一道被忘卻的符號。那不是某個錯誤醫學的殘影，而像是…神祕的預兆。

清晨將盡，陽光已攀上他肩頭。他睜開雙眼，平視前方，低聲自語：

「今天也許會見到蘇格拉底。時間該開始流動了。」

當他回到衛城。

「哎呦！醫生，總算找著您了。」

突然一個僕人樣貌的年輕人急急忙忙地喊著。